

世果小損

◀七三一話電南◎九六四四央中話電北◎界世小路佑福內城海上在◎部業營◎部輯編▶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
二英寸高為
一格每格
實二寸中總
分作四格零
登照算長期
面封對及
新聞中縫加
倍收盤美術
及廣告畫面

編輯者 弼丹斧 姚民京

第三百號

每張售銅元二枚

本報日出一
張中國境內
定價無定
外埠加郵費
每月一元
全年十元
半年六元
三個月三元
零售每份
五分

表覽一刻時藝游界世小

[illegible]

文明四歌

<p>奇點 至十點半</p> <p>五點至五點半</p> <p>歐美</p>	<p>易書 至十二點</p> <p>點六分至六點十分</p> <p>南方</p>	<p>玉林 至七點四十分</p> <p>點七分至七點十分</p> <p>雙簧</p>	<p>起 至七點三十分</p> <p>點七分至七點十分</p> <p>戲法</p>	<p>急診 至六點三十分</p> <p>點六分至六點十分</p> <p>中西</p>	<p>分十四點一十一至分十四點七</p> <p>小阿生 打樓</p> <p>小蘭蘭 打樓</p> <p>宋孟火 唐六</p> <p>小桂芳 唐六</p> <p>沈春林 文明</p> <p>沈美玉 產子</p> <p>沈集昌 產子</p> <p>陳阿高 生計</p> <p>小如意 生計</p>	<p>點六</p> <p>小金蘭 買餅</p> <p>沈春林 買餅</p> <p>陳阿高 買餅</p>	<p>點二</p> <p>小阿生 游頭</p> <p>宋孟火 肉會</p> <p>小桂芳 肉會</p> <p>康集昌 陸</p> <p>小蘭蘭 陸</p>	<p>點二</p> <p>小如意 香會</p> <p>陳阿高 妹妹</p>
--	--	--	---	--	--	---	---	---------------------------------------

三層樓小戲台

[illegible]

場 簧 灘 樓 層 四 | 場術幻簧

常州灘 吳和生 劉榮生 朱福生 孫玉生 沈桂生 王泉雲 七點半至夜 珍珠塔		常勝社 古一點半至 蘇六點半至七 蘇三點 裝三點 裝三點 日青炭 夜漁家 樂家		胡蘭素 六點半至七點 女子 華蘭		七點半至十點半 胡雪娥 侯婉娥 丁少娥 趙少蘭 曹寶蘭 山棠小 蘭生 媛愛小 媛愛小 媛愛小 夜演 (前本孟姜女)		一點半至五點半 周少蘭 趙少蘭 胡雪娥 丁少娥 侯婉娥 曹寶蘭 蘭生 媛愛小 媛愛小 媛愛小 媛愛小 媛愛小 夜演 (前本孟姜女)	
--	--	---	--	----------------------------------	--	--	--	--	--

抵制
和
提倡

題問大

慈善救濟會籌募遊民工藝廠基金還本債券夏歷拾月三十日開籤

徐順興紙號
 單承印各業貨品包紙精製
 製圖相銅版鉛版五彩石
 印愛辦精緻絲絨喜標各
 書圖聯贈送對各體種
 貨蘇省販置一應俱全凡
 各賢頭賜顧莫不同堂
 贊美務請駕臨無任歡迎
 之至
 電話中央五六九二

[illegible]

本 世 界 特 請 大 人 物
 正真孫菊仙派生 中 國 第 一 魔 術 家 發 明 方 南 拉 歌 大 家
 王 莫 奇 沈 書 臣 勳 易

戲拉弦三術魔奇新化同西中演表計城空悲砂硃

[illegible]

上海新橋國民路
東新橋街轉角
夜間診察隨時入
延澤醫院
內外各科
注射針藥
戒煙專科
每針銀六〇六
上午五元至十
下午診金
八元
診金
五角
淋濁病房可以留院
療養

淋病

萬國救濟俄僑難民義賑券
第三期 正券
夏歷十一月廿三日 開獎
正券每張五元 分售五角
會址上海法租界永樂路十六號
電報掛號一九二〇
電話中央六六〇

小 二 順 中
世 層 興 榮
界 樓 樓 部
承 本 樓 接 辦 以 來
令 賞 刻 至 各
四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旗 火 見 爲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一 麵 點 鍋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麵 點 鍋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一 麵 點 鍋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六 角 一 麵 點 鍋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一 元 半 麵 點 鍋 起 於 時 主 交 各

◎惠濟醫院

本院專治一切難瘳之症
主任醫師清瀧齋

施燮父先生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隨診期滿開出診八元
過晷及夜間過加倍無力
之病者取二角二分
診一號金三角送於診所內隨時接可

院址六馬路申江影戲館隔壁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

開 設
上海新北路內張家路中
豫章瓷業公司
口念紀週十口
特 別 放 盤

四 川 路 A 字 七 十 三 號

電 話 中 央 四 一 一 九

專 售 電 料 以 及 花 樣 鮮 明 歐 美 新 刊 代 裝 燈 給 彩 燈 廣 生 上 海 獨 步 堅 固 工 料

滬 唯 醫 院

精醫新白濁老花柳
骨痛梅毒橫痃下
疳俱用科法新藥
包醫速收奇效

老手無痛
注射德國
六〇六
專脫痔
新法無痛打針不
用刀割七天全愈
斷根

院址 南京路四川路
朝北曹波路口

醫生 何炳南全啟
黃佑文

本公司向辦江西景德鎮各種
仿古名瓷以及上等白胎特聘
書畫名家寫工奉申由郵購
諸君之隨心如意久蒙 各界
贊許本公司現用十載之期以
資紀念照價再減減身八折
表歡忱如蒙 惠顧請至該處
庶不致誤

本公司主人特此謹白

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泰豐南北貨號
 發兌
 官燕 銀耳 華洋 海味 茶食 糖果 罐頭 禮品
 洋於十月十一日開幕

卷三 四 鄭逸梅

華吟水來函云：近搜豆腐廠農歌長調，調法，擬成一首廣話，諸君有知豆廣西施之艷述，及關老爺賣豆腐之軼事乎，請寄吟水，俾得輯入該稿，一笑。

數年前，子虛與余命爲小說選報撰稿，僑僑於編輯，與陳子燕方並列。陳子函予，意曰：中八事，茲爲民兵撰稿世界小報，民寔又以陳子紹介爲友，此中殆有緣歟。（請陳子示姓，俾因約以圖良報也。）（編者道燕方爲蘇醋庫巷十八號不過目下到陳墓去了補白先生且懺然一笑）

學子生

席上沒有會喝酒，只把酒掙幾樣子，令人怪難過。然而那兩盤滿滿的瓜子，却都從空中發落，落在地上了。潘大的嘴裏先空發着水炒的，但是那個黑漆炒麵先生的邊邊，却是堆了一大堆的殼，豈不奇怪、

來是：一道一道的上來，話也一套一套的說去，不知那一位、忽地和桃曼！姚廢塵又尋開起來，說他不像陽性、他的婉揚的聲音、婀娜的體態、在在都是陰性的表現、於是我們附和着儘量的笑謔着廣鑾竟笑得不磨；徐碧波又於此時提起。

九穀

密密的，遠遠望過去，好似一張天藍的綠幕，恰巧把那茅屋全部，都遮蓋得看不出來，柳樹底下，有許多鴉鵝，或鳴或立，或啄食，或振翼，形狀不一，很自由很自在地遊牠們的快樂危險，柳樹前面，那是一灘碧綠澄瑩的小河，河水粼粼，船如明鏡，把兩岸的綠蔭，一照入水晶宮裏，

吳儂

派武生周瑞安、算起來三等將官、九九歸原是棲瑞亭派。腿上王侯尚可觀、

松健金

而論之、鄂之音聲、與京津之音相較、蓋同一無入聲字、而以入字併入陽平、陽平各部、與北之分部亦同、祇各部發音之高下強弱不同耳、然其同不異之處、又統屬有規則的、非此規高而彼低下、一部之中、復與各各同不異也、故欲從事研究、即可以從此規則處着手、以所得之、略量其各高下、乃適如津人之失字、而略近京人之養字、陰平字、則與京人之陰平

石相山民

再誌張汝弼親之具

只終無他望、計無修葺、遂僕、故始則安旨、終無歸語、馬馬以顯官納姬、何至悅取顯婦又不予多金遣之、以婦舊之妾、凡此皆致禍之道也、觀此事、矜刻者而不隱事者、亦可以鑒馬被刺時、其尊人叔平先生承襲殯殮、見馬家小、購樽而何人、但傳言者、乃不識龍江、汝弼既處極刑、及宮中、天、康石母夫八、見此子衣罩襲、並賜服公婆、使書遇之、以處汝弼極刑爲然、奈馬氏力爭案不釋意、未復命、即告病、肯鹿石聞之齋寢之日、其言明證者也、

心矣、及就訊、汝弼耻於吐實、汲殺張婦、乃急欲滅口故耳、以女龍登梓遣之風、尙矣、而彼過於民婦、致無以顯其私親因果、而士大夫置身通顯、徒茹茹柳塵斤食事汝弼官、方知江浦縣、開莊、乘夜渡江、一精一粗、粗者、不知以盛酒、年僅九童、饒造皮草、可憐、傳至後堂、爲製棉衣一、小爾尙書、及曾文正公、皆不悉詳識、故未株連多人、鄧此汝弼此舉、爲洩私憤耳、凡此足與石塘所記異聞、互相印

(二)
(四)
(五)

海上覺夢人

那怕上海灘上扒白黨大驚仇錫因，都不如他，故說他是著名的裘裝架子，而且還有一樁特別本領，凡是那些著名的姨、太太、和着胡潤小姐、爛污男婦的秘密，他都知道。如果有人高興和他說雙雙，讓他口裏說出，別人替他記下來，那真是一樁有價值的好小說呢！他公館的事體，向且瞭如指掌，至於鴛子裏的事體，和着唱戲說書等所作爲，沒有一件不熟悉。當下次君正要打電話給吳晴甫的領班陸有守，打聽他晴甫是不是進了醫院，一眼瞧見洪壯華進來，便問道：「好了好了，晴甫的事，不要問一聲姓甚，便可得到實在消息。」壯華道：「老爺這事處，洪壯華的肩膊一損，做笑話，敢是問與晴甫和老四的事體，我那裡會不知道，次君這道，不是的，那是問你晴甫到底真的進了醫院沒有，壯華道：「怎說不是的，晴甫進醫院，那是爲了撲撲了次君，所以進醫院看治，至於這事的話柄，起在老四身上，怎說不是呢，次君笑道：「以前，我祇知道有幅風神老二，却沒見過轉轉嬈人下身過，難道這老四是隻火爐麼？」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第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明醫士爲文淵君之高足日家學淵溫爲滋潤先生之
粹觀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世存心
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倘有幸勿交臂失之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祥百
余伯駒 談受田

祗陰平字念得不同
之類、去聲、則適

子、京津均作去聲、而鄂音亦通。有精習各部之語言者、可取

1

小煮目
目熱昏、喻格正經、小世界裏、

雖無完膚、胡不自諒

初戲、桐影文英、長篇影戲、信
貞、蘇甯常申、說書名家、濟
多見戲園、外加拉戲、有點本
多見戲園、極時行樂、請早光臨
弗嫌輕、通信地址、詳細書明

塵海瑣記

山而築。故形勢極爲險要。距北
外數十里。地與黔境毗連。是處
氏。半屬苗籍。語音既異。性復
悍。男女皆善技擊。蓋恃此作盜
生涯也。北城內有陳幼龍者。天

兵憚其凶悍、咸莫

石相山民

心矣。及就訊、泣訴於吐、復被毆辱、乃急欲漱口、而女龍聲傳達之風、向矣、而彼過於民勝、致無以顯其親、因果、而士大夫盡身通顯、徒為粉飾、柳眉金事、故獨言、方知江浦縣、開耗、乘夜渡江、一精粗、粗者、不知以盛、年粗九童、議造成案、首路至江浦、時常塞可憐、傳至後堂、為製衣一小獨尚書、及育文正公、皆不愛、故未株連多人、鄭以此汝祥此舉、為洩私憤耳、凡此足與石楊所記異聞、互相印證。

歌浦潮塔道

(二四五) 海上覺夢人

●第八回 家破人亡不堪回首 焚琴煮鶴真個傷心

那怕上海灘上拆白黨大驚他仇國、都不如他、故此他是有名的裘裘架子而且還有一格特別本領、凡是那些著名的姨太太、和着胡調小姐、烟污奶奶的秘密、他都知道了、如果有人高興和他做買賣、讓他自己說出來、別人替他記下來、真是都有一堆有價值的好小說呢、他公館的事情、尙且略知指掌、至於整裏的事情、和着唱戲班等所有打聽的、沒有一件不熟悉、當下正要打電話給吳和嘴的明眼說書等有守、打聽他確青是不進了醫院、一眼瞧見供壯華進來、便說道：「好了好了、的確的事、祇要問一聲杜華、便可得到實在消息、壯華、你知道這事麼、洪洪華把肩鈴一頓、微笑道：「敢是問吳明嘴和老四的事麼、我部會不知道、次君道：「不是的、那是問你確青到底真的進了醫院沒有、壯華道：「怎說不是呢、確青進醫院、那是爲了換壞了次君、所以進醫院看治、至於這事的禍根、起在老四身上、怎說不是呢、次君笑道：「以前、我祇知道有個瘋老二、却也沒聽說過瘋人下身邊、難道這老四是雙料癡麼、

吃喜酒吃掉家主婆

陶固卿

福佑門內、舊城基下、有宜姓者、前日爲其子完婚、賀客盈門、非常熱鬧、越日、親朋既散、尙留姚姪媳夫婦二人未去、薄暮、婦携兒偕盤桓、衣服服都、丰度動人、貌有一形似鄉曲、經過談話、見婦雖然怒、遠前扭扭不放、不問事由、頗章以類、且強欲官理去、旁觀者諒、而婦則竟隨之往、若夫在內聞聲、亦不敢出視、但托人往取觀之衣飾、以致鬧關一時聚、觀者竟及千人、幸救叩其內容、迷離恍惚、大惑人疑、即詢之實宅中人、亦瞠目不知所對、余亦當場目擊者之一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寓小東門內樞桐弄第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俞伯明先生爲秦文淵君之高弟、素稱溫厚、醫術精湛、歷任生手、今在小東門樞桐弄內應診、凡有求診者請到病所、不可失之交臂也、李百川、夏德安、嚴雲田、介紹人：金百川、余德安、嚴雲田

孫玉吳

治諸瘧疾、喉內外各科皮膚花柳淋濁、戒煙肺癆、專科跌打損傷接骨、人體獨步手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 小洋六角特診
下午一時至四時 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藥針六六每針三元五角 七元
白濁 最新療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國藥針每針一元五角 貳元

顧頤風花夢 (二五) 蕭引樓主

●第十二回 債命案無心違奇事 露破綻有意放仇人

野貓笑道：「面兒如此推愛、我很感激、頭兒、譬如有人個、寫了封匿名信給我、裏頭有件事、和頭兒是有關係的、我應該怎樣報告給你呢、」于三見好景沒注意這句話、洋洋的道：「不過就你的職務範圍、報告我一聲就是了、」野貓道：「謝爾兄的指教、當時、便向衣袋內取出那封信來、遞給于三兒觀看、看官們、這封信是不是野貓方面收到、的那封信呢、却完全不是、那野貓未進屋子的先、早已一字不脫的、另外抄了一封、那條跡呢、故意學得似是而非的、和原信一樣、這是牠特地寫的破綻、有一作用在裏頭、如今授給于三兒的、就是這一封假冒的信、于三接過來停睛一看、不由老大一驚、手內那股吸煙的捲烟頭兒、不見也掉下去、野貓見了、在那裏暗笑、

乃必

▲軍事界、甲報載、羅繼廉與委長某約曰、某之作品、非第一罵曰、『斗室、下筆得各、公子聞之憤、從樹上一躍而下、

石相山民

心矣。及就訊、泣訴於吐、復被毆辱、乃急欲漱口、而女龍聲傳達之風、向矣、而彼過於民勝、致無以顯其親、因果、而士大夫盡身通顯、徒為粉飾、柳眉金事、故獨言、方知江浦縣、開耗、乘夜渡江、一精粗、粗者、不知以盛、年粗九童、議造成案、首路至江浦、時常塞可憐、傳至後堂、為製衣一小獨尚書、及育文正公、皆不愛、故未株連多人、鄭以此汝祥此舉、為洩私憤耳、凡此足與石楊所記異聞、互相印證。

角六兩票、我的損失呢、我算其小、不過以小小見大、覺得現在社會上、奸詐百出、連幾分郵票、都要騙的了、替他算算成本、化虛蕩于大小一方告白費、多少總有點虧頭、妙在利用人

阿、(贈券附張)

後數日、有友葉君、無意適及、始得此事之真相、本非明媒正娶、乃自幽戀愛者、此鄉曲、國驢之夫、先覺承運爲婦人、不意初出虎窟、升爲妻室之特別優容、由鴻雁得、中轉奏、其夫策之兩年、不意適於此相、雙髮吃喜酒、結果、乃看主人雙棲雙宿、將人則歸、高唱棒打鴛鴦、亦大殺風景、但上流社會風俗、可概量也、因具王允德君、有通曉假歡會之備、余故敘述此則、一般鄉曲、欲發大財、而誤交來運者、觀於此、焉知所成幾何乎、(贈券一張)

本報既以世界眼光衡衡芳、復因持文字價值起見、故對於蘭芳論、異尋尋常、既非有的放矢、亦非過事吹求、大抵以多數輿論爲歸、不忍徇一二人之輿論、而派社會之不義議論也、或人謂區區一小報、乃敢拘持正義、徒沽黨譽之譏笑耳、此言良是、本報則爲紀念紀社教會真正言論、與執中之士商雅者、並非有意違逆葉梅之人、而持此來人皆醉態度者、哀項城之帝制自爲、天下人皆歸、獨不能辭梁任公之罪、蘇松坡之心、或有定評、奚屬忌今日黨權、爲上次之小小報告、乃丹鑑所作、今日之小小報告、係乃公所作、乃公何人、讀者請識水戰之字跡、便可知矣、預料丹翁見之、必曰何物乃公、賊辨乃公事矣、